

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蓋  
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  
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僚  
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甚輕侮  
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  
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嘆唯佐酒笑七  
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  
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  
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  
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粟  
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畧無所損咸敬事之又七  
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

魚即活撮上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  
嘗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  
二十年薛朗劉浩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殺無  
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盡赤其族寶八十  
三第力壯女妓百數皆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  
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其露寺爲衆推落北  
崖謂墜江死矣其後人見在二百餘年賣藥人獨莫知  
所之鶴林犯兵火焚寺樹步空存信歸闌苑矣出續  
儒傳

閻丘子

有榮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隣舍閻丘氏  
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  
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

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子嘿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叅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旣慕神僊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聞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爲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即辭去讌遊濛陽郡又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青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閻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借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玄驚因再拜謝曰

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太  
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于人間與汝爲友將授  
真僊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  
忽亡所見又玄旣寤其事甚慚恚竟以憂卒

張卓

出宜室志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  
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  
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  
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  
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旣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  
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  
之大僊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爲至此卓具陳之僊曰有緣

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  
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僊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  
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僊人  
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  
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  
不可却者聞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感地脉及拒  
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願往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  
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中見鋪陳羅列賓客滿  
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開  
一宅切切之聲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  
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  
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

如抵墻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  
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  
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  
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  
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  
僊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  
尚隨之僊人以拄杖畫地化爲大江波濤浩淼濶三二里  
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僊山前  
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  
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  
因呼爲隔僊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

出會昌解願錄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三

神僊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進

維楊十友

金可記

楊真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客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唐大  
中初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夏年可  
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  
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  
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夏本居山家業  
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  
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去日暮入白  
茂實曰感君恩宥深欲奉報夏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

如抵墻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  
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  
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  
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  
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  
僊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  
尚隨之僊人以拄杖畫地化為大江波濤浩淼濶三二里  
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僊山前  
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  
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  
因呼為隔僊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

出會昌解願錄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三

神僊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進

維楊十友

金可記

楊真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客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唐大  
中初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夏年可  
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  
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  
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夏本居山家業  
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  
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去日暮入白  
茂實曰感君恩宥深欲奉報夏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

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  
潛一遊可乎夏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  
茂實曰君杖此入室解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  
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夏喜曰君真可遊吾  
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余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  
候於道左茂實驚欲迴避夏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夏乘  
麒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曰夏相隨請  
不須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  
可言於是從之上僊掌峰越峻峻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  
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衆鮮媚松石可愛樓  
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曰阿郎何來紫衣吏  
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  
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于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  
復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僊之風度也  
其窓戶堦闥屏幃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鸞舞鳳及  
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  
曰此乃僊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  
之遇僊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後當復  
相見復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  
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  
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掘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天昇  
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  
視委骸積如山岳曰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  
之淚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

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  
爲營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夏步送到家家人方  
環泣茂實收金於井中夏抽去竹杖令茂實潛肘衾中夏  
曰我當至蓬萊謁大僊伯明且蓮花峰上有絲雲車去我  
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  
初腹痛時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時也家  
人曰取藥旣廻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飲  
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彩雲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  
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後不知所在也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  
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像設也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

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授正  
一延生小錄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齋戒護持亦茹栢經  
粒時有感降時三川饑餓解科刑者死者十五六多採野  
葛山芋以充饑忽三青童降於其庭謂法進曰上帝以汝  
夙稟僊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敕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  
不覺騰空逕達大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徐謂曰人  
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上甚不易也天運  
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  
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  
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禦寒徒施其勞曾無愛惜  
者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瀆所奏以世  
人厭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

神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罰責以懲其心然旋奉太上  
慈旨以大道好生務先救物雖天地神明責之愚民不知  
其過所自固無懺請首原之路汝當爲上官侍童入侍天  
府今且令汝下歸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農桑此  
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一軸付  
之使傳行於世曰令世人相率於幽山高靜之所致齋悔  
謝一年再爲之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致豐衍矣  
龍虎之年復當召汝即今清齋天公告謝之法是也法進  
以天寶十二年壬辰遂復昇天

出隱傳拾遺

### 維楊十友

維楊十友者皆家產粗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  
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爲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背  
悅遽以酒食爲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于十室率以爲  
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氣貌羸弱似貧妻不足之士也  
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旣適情亦皆憫之不加  
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余力困之士也  
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爲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旣  
周畢亦願力爲一會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  
十友如其言相率以荷凌履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  
郊外不覺得蓬草中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  
有丐者數輩在焉皆蓬髮羸衣形狀極醜叟至丐者相  
顧而起牆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蘧蓆布以菅  
席相邀環坐日既旰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醢鹽竹筍置  
於客前遂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



以油帕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爲喜既撒油帕氣  
燿燿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  
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  
嫌之多託以飫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意食  
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即命諸丐擎去令盡食之因謂諸  
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  
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爲  
上僊衆旣不食其命也大衆驚異恸謝未及叟促問諸丐  
今食訖卽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幢蓋導從與叟一  
時昇天十友剝心追求更莫能見出神僊  
感遇傳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真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

氣鍊形自以爲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  
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隱逸之  
趣手植竒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  
及諸僊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  
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初無阻拒精勤爲事人不可  
借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  
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爲異  
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  
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伏  
侍者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  
有客談笑聲中使窺竊之但見僊官僊女各坐龍鳳之上  
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二

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咲鶴翔鸞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僊伏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歎異出續德傳

楊真伯

弘農楊真伯幼有文性耽翫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能禁止時或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真伯頗以爲患遂逃過洪饒間於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次可二更已來忽有人扣學窓牖問真伯淫於典籍俄然他人啓扉而入乃一雙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堅白願盡款曲真伯殊不應青衣自反三更後聞戶外珩璜環珮之聲異香芳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雲鳳

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真伯窅取硯青衣薦牋女郎書札數行悞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逆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僊乎觀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四

神僊五十四

韓愈外甥

劉璿

盧鈞

薛逢

費冠卿

沈彬

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闖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賊賭博或廐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懼其犯禁陷法時或曷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為之植一鉄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四

神僊五十四

韓愈外甥

劉璿

盧鈞

薛逢

費冠卿

沈彬

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闖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賊賭博或廐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懼其犯禁陷法時或曷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為之植一鉄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



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鈞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  
又能於鑪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  
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真理神僊中事  
無不詳究因詭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  
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  
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含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  
一朵五色者自斫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  
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  
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  
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  
扶筇按轡意甚懇懇至翌日雲霄送至鄧州乃白吏部曰  
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  
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  
火候精微難於暫捨吏部加敬曰神僊可致乎至道可求  
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途善黜陟之嚴做王禁也  
其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  
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  
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  
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  
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  
每一葉花中有楷書明字曰雲橫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  
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僊得道立見先知何  
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  
道而迹未顯爾

出僊傳拾遺

劉瞻

劉瞻音潛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瞻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乃問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彊學邪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杜瞻曰山棲求道無必裹巾瞻遂丫髻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初瞻與瞻俱讀書爲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弟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僊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真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

暴雨而來衣履不濕云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嘆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以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與余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僊詎能救爾今唯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濶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出續僊傳

盧鈞

唐相國盧公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

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飾弊故踰垣而入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康愈倍常後二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也以君爲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今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此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土當有月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揚歷清切便蕃貴盛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修鍊世限既畢作還蓬宮耳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矣出神

僊感  
蜀傳

###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籤鏤甚多

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散麴漉麪堆塩積鼓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闕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跡往來皆二三尺纔知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僊藥周太子晉學道上僊

有九十年資糧留於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南上四十里爲下定思又上十里爲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聞食香買蒸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飯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而食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僊品若常人嚼之必化而爲石矣

出神僊  
感遇傳

### 費冠卿

費冠卿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公餘慶



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以授費戒之曰劉令又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畧不顧賻費悚立俟命久而無報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國書授閣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劈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閱然顧之揖坐與語日暮失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於厅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詣店所即自解囊裝紆履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賓之所有閣子中旣而閉門鏗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

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篋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一更忽有異香之氣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僊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僊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餽饌奇果香聞閣下費聞之已覺氣清神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人間之曲僊人忽問劉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某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自長安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對曰在僊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酒一盃送

閤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半盃即以階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飲僊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僊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當相見也既去劉郎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亦去世劉費頗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僊也

出神僊  
感遇傳

###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朝修服餌爲事嘗遊郁木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際見女僊數十冉冉而下逕之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祝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爐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僊而不能禮謁得僊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彬恒誠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塼壙製作甚精塼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髯翁諦視之頗類於彬謂漁人曰此非尔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者云此即西僊天寶洞之南門也

出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五

神僊五十五

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  
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  
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  
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栢徵君  
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十餘年忽不復見  
咸通十二年毘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貧士  
詣褐乞食褐不之與加以叱責貧者唯唯而去數日有白  
馬從白衣者云七人詣褐褐禮接之因問褐曰頗相記乎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五

神僊五十五

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  
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  
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  
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栢徵君  
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十餘年忽不復見  
咸通十二年毘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貧士  
詣褐乞食褐不之與加以叱責貧者唯唯而去數日有白  
馬從白衣者云七人詣褐褐禮接之因問褐曰頗相記乎

褐視其狀貌乃前之貧士也逡巡欲謝之慙未發言忽語  
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門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頗知  
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謂汝可教今不可  
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  
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已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  
善推於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怠  
過不在大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克而外丹至  
可以冀道於髣髴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為飾可謂虎  
豹之鞞而犬豕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

出儂傳拾遺

###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善捕  
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常於

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  
還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  
詩名擁燭夜坐與劉訖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黑面  
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  
張眉指爐中古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  
衡湘舊識見其老貌頗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  
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刻中事煎烹次傳  
與喜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題訖  
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  
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  
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  
顧慙駭然欲以多窮之即賦兩句以投喜曰大若烈士膽

圓如戴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  
明文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凍半強抽萌師服又吟曰  
磨礬去圭角浮潤著光精訖又授喜喜思益苦務欲壓彌  
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  
不能竒曰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擘吟竟彌明日時於虵  
翊竅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竒不可附說語  
皆侵二子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  
願爲弟子不敢更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  
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即又連唱曰何當出灰虵  
無計離餅罌謬居鼎彝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  
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爇熱散不與寒涼  
并忽罹翻溢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豈  
能煮僊藥但未污羊羹區區徒自効瑣瑣安足呈難比瓊  
豆用不爲手所撻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即  
使讀之畢謂二子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  
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  
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床  
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  
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  
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  
斯須曙鼓鼙鼙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  
在問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久不返覓  
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芻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  
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

序行於代焉

出僊傳拾遺

###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浙間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嘯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絕尤諧風尚偶一日泐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憇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遊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虛曠瑞日矐矐人俗潔淨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

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童自北而來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洩新宮宏宏崇軒轅軾雕珉盤礎鏤檀棟鼻碧瓦鱗差瑤瑁昉截閣凝瑞霞樓橫祥霓騶震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睺太上游詰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僊翁鶴立道師水滌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兢奏流鈴間發天籟虛行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

充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

出集異記

### 鄭居中

鄭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常遇張山人者多同遊處人但呼為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間除中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與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潔愛甚忘返會院僧不在張燭熱火將宿遣僕者求之兼取筆似欲為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仆地之聲喉中氣羸有光如雞子遶頸而出遽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願畢畢字僅不成後居山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遊涉之狀當應是張生潛出言其終竟之

百鄭公捨家以避耳若此豈非達命者歟

出逸史

### 伊用昌

熊皦補闕說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妻甚少  
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盡其妙夫雖饑寒丐食終無  
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戲調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  
能飲多狂逸時人皆呼為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等  
諸郡出語輕忽多為眾所毆擊愛作望江南詞夫妻唱和  
或宿於古寺廢廟間遇物即有所詠其詞皆有肯熊只記  
得詠鼓詞云江南鼓棹壯兩頭樂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  
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漫餘多不記江南有芒草貧民採  
之織履綠地土卑濕此草耐水而貧民多着之伊風子至  
茶陵縣門大題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



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鎗芒織草鞋時縣官及胥吏大爲不可遭衆人亂毆逐出界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爲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處不要覆窠而君須要覆窠之譬如騎惡馬落馬足穿鐙非理傷墮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輕薄之態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有村民斃一犢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於鄉校內烹炙一夕俱食盡至明夫妻爲肉所脹俱死于鄉校內縣鎮吏民以蘆蓆裹尸於縣南路左百余步而瘞之其鎮將姓丁是江西廩使劉公親隨一年後得替歸府劉公已薨忽一日於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詞江南詞乞錢旣相見甚喜便叙舊事執下手上酒樓三人共飲數斟丁大醉而睡伊風子遂索筆題酒樓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從玄不復玄已在淮南雞犬後而今便到玉皇前題畢夫妻連臂高唱而出城遂渡江至遊帷觀題真君殿後其銜云定億萬兆恒沙軍國主南方赤龍神王伊用昌詞云日日祥雲瑞氣連應儂家作大神僊筆頭灑起風雷力劍下驅馳造化權更與戎夷添禮樂求教胡虜絕烽烟列僊功業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題罷連臂入西山時人皆見躡虛而行自此更不復出其丁將於酒樓上醉醒懷內得紫金一十兩其金並送在淮海南城縣後人開其墓只見蘆蓆兩領裹爛牛肉十餘觔臭不可近餘更無別物熊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着道服稱伊尊師熊嘗於頂上患一癰癩疼痛不可忍伊尊師含三口水嚥其癰便潰並不爲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親觀其事非謬說也

出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六

女僊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雲華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  
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  
無爲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  
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  
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  
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  
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  
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六

西王母

上元夫人

雲華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女僊一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  
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  
無爲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  
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  
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  
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  
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  
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

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僊者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閨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颯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僊女右侍童童蓋沓映羽摻塵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陽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僊也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籙龜山九光之錄使制召萬靈

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大之羽儀天尊上聖朝晏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道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讎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即位又授益

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瑄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泊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璣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體求積湖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觀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

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華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內此不復載焉

出集  
僊錄

###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已來得道總統真籍亞於龜臺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已爲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僊之道禱黜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以天厨筵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慇懃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中其後漢宣帝地節四年乙卯

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黃金九錫之命爲東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冊旣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乃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君中君名固字季偉小君名秉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受錫命紫素之冊固爲定錄君秉爲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入術經太極綠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瑞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

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空矣

出漢武內傳

### 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大人之妹也名璣姬受徊風混合萬景鍊神飛化之道嘗東海遊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埋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童虞余黃魔大霧庚辰童律等助禹斲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化遊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惟誕非真僊也問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

聖之品次真人僊人也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  
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僊真之主宰造  
化之元光雲華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  
寶經受書於紫清闕下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  
士理在玉英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真與  
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  
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爲人在物爲  
物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後徃詣焉忽見  
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旣靈官侍衛不可名識獅子抱  
關天馬啓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  
尚稽首問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  
樸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爲無窮之物故世三

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  
以成歲紀允離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陰陽城廓以聚民器  
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木柝以備凶歎凡此之制上稟  
乎星辰而取法于神真以養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  
明生殺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氣  
浮乎上而濁衆散于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  
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  
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于天而聖人爲紀也性  
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  
則非道無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  
守靜焉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  
化萬端而不足其一足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

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  
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  
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  
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  
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  
金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往神武抱關振衣瑤房邀宴希  
林左招僊公右棲白山而下眇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  
龍遊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人奉衛山精伺迎動有八景  
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汝  
將欲越巨海而無鸞輪渡飛砂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  
舉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欲  
以導百谷而濟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懸汝之至亦將授

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斷馘千邪檢馭群凶以  
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也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  
入水火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  
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  
開上清寶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  
導波決川以成其功莫正岳別九州而天錫玄珪以爲紫  
庭真人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道  
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  
作神僊賦以寓情荒淫穢蕪高真上僊豈可誣而降之也  
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僊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復  
有石天尊神女壇側有竹垂之若篲有稿葉飛物着壇上  
者竹則因風掃之終瑩潔不爲所汚楚人世祀焉出集  
僊錄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影跡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卑綃華幄飲以璵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歛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翔鸞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榘足加焉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日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也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縹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華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則肌肉皆生以脣鋪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穉穉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卽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穉麟文者錯雜衆寶以爲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爲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讎遣人以衛之王好神僊之術故玄天之二女託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乍近乍遠也

出王子年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七

女僊二

太真夫人

葛綠華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羅敷攬事  
玄都太真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司直主總紀天曹之違  
錯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遊逸委官廢事有司奏劾以不  
親局察降主事東岳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神五百年一  
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勸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過臨  
淄縣小吏和君賢爲賊所傷殆死夫人見愍問之君賢以  
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腑五臟泄漏血凝絳  
府氣激傷外此將死之厄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  
人扣頭求哀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卽令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七

女僊二

太真夫人

葛綠華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羅敷攬事  
玄都太真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司直主總紀天曹之違  
錯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遊逸委官廢事有司奏劾以不  
親局察降主事東岳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  
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勸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過臨  
淄縣小吏和君賢爲賊所傷殆死夫人見愍問之君賢以  
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腑五臟泄漏血凝絳  
府氣激傷外此將死之厄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  
人扣頭求哀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卽令

服之登時而愈血絕創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不知何以奉荅恩施唯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可隨去否君賢乃易姓名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岩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瑋人跡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學授金創方既見神僊來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恠虎狼及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戲調親接之明生心堅靜固無邪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僊人賓客乘龍驎駕虎豹往來或有拜謁者真僊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厨食敬果香酒奇漿不可名目或呼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有一絃而五音並奏高朗響激聞於數里衆鳥皆聚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殆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幽寂之所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着雲光繡袍乘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衣領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龍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錦被褥紫羅帳帳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不敢發視其文唯供灑掃守巖室而已如此五年愈加勤肅夫人嘆而謂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

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終莫之廢雖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固非汝所得聞縱或聞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教白曰昇天者矣明日安期當來吾將以汝付囑焉汝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駿驎着朱衣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般革囊視之年可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可六七僊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拜揖甚敬自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厨膳飲宴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夫人遊安息國西海際食棗異美此間棗殊不及也憶此

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棗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識運厄之紀別當諮太真王夫人今既賜坐願請此數夫人曰期運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九地之亭蝕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運所鍾聖人所不能禳今大厄猶未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計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隆凶惡頓肆聖君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人俱已經見所以相問當是相試耳然復是司陰君所局夫陽九者天旱海消而陸自焦百

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減滄溟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鯨不達期運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詞訟紛紜布於上府三天煩於省察司命亦疲於按對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衝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入氣蒸於山澤流沙塵於原口於是四海俱會群龍鼓舞余乃須甲申之年將飛洪倒流今水毋上天門而駘積石開萬泉而通路飛陰風以撓蒼生注玄流以布遐邇洋溢在數年之中漫衍終九載之暮既得道之真體靈合妙至其時也但當騰虛空而盼山陂遊浮岳而視廣川乘玄鴻以濟州城御虬輦而邁景雲耳咄嗟之間忽焉便適可以翔身娛目豈足經意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此爲也因詰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訓昔遇因緣遂來見隨離質穢未靈而淫欲已消

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可得余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卑危經胃內薄血津疲羸肝腎不注其眼唇口不辨其機蓋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奔走而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不可試以僂變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諾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此方於漢成丈人此則先師之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要當令在二十年之內必使其闢天路矣下官往與女郎俱會玄丘觀九咳之響豁望弱水而東流賜醮玄碧之香酒不覺高卑而誅同當開尊笈靈籙偶見玉胎瓊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雲天解形萬變上爲真皇此術徑妙蓋約於金液之華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今非敢有譏捨近而從遠棄逕而追煩實思聞神方之品第

願知真僊之高尊苟卑降有時非所宜論瓊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靈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闕闕也僊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此皆九轉之次第也得僊者亦有九品第一上僊號天九真王第二次僊號三天真王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僊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僊第九號僊人此九僊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學彼知金液已爲過矣至於玉皇之所餌非淺學所宜聞君雖得道而又在世上嘉濁染於正氣塵垢鼓於

三一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邁扶桑而謁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論何況下才而令聞其篇目耶安期有慚色退席曰下官實不知靈藥之妙品殊乃爾信駭聽矣因自陳曰下官曾聞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虛鏡無漿朗玄冥誠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過彌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審其書可得見乎如暫觀焉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人哂爾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將非下才可得交關君但當弘今之功無代非分之勞矣我正爾誓比到玄洲東詣方丈激龍胎於玄都之宮試玉女於衆僊之堂天事靡盬將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經也君能勤正一於太清後恒華而命四瀆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王屋則真書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無爲屈逸駿

而步滄津楫舟楫而濟溟海矣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  
輒降夫安危無專否泰有對超然遠鑒悵懷感慨亢極之  
災可避而不可禳明期運所鍾聖主不能知是以伯陽棄  
周關令悟其國弊天人之事彰於品物君何爲杳杳久爲  
他仙乎孰若先覺以高飛超風塵而自潔避甲申於玄涂  
並真靈而齊列乎言爲余盡君將最之安期長跪曰今日  
受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得復俾汝隨此君去  
勿憂念也我亦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  
相勗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負笈入女兒山夫人乘龍  
而去後明生隨師周遊青城廬潛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  
方鍊而昇天

夢綠華

夢綠華者女僊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  
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  
南山人不知何僊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卽  
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真  
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  
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  
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  
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  
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錫繡如弊帛視爵  
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  
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阿耨  
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



或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  
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八

女僊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  
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  
該覽志慕神僊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九  
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  
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  
子長曰璞次曰瑛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  
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  
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棄碧阿陽谷神王  
景林真人小有僊女清虛真人王哀來降哀謂夫人曰聞

或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  
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八

女僊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  
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  
該覽志慕神僊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九  
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  
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  
子長曰璞次曰瑛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  
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  
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棄碧阿陽谷神王  
景林真人小有僊女清虛真人王哀來降哀謂夫人曰聞

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救我授子  
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  
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  
子之僊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  
道內 晨景玉經者僊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滌山中  
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兒等便披雲縹開  
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  
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僊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  
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  
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  
僊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  
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  
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皇寶爲大帝所敕使  
教于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神金虎文大  
洞真經八素玉笈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  
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  
誦修虛道長爲飛僊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  
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受秘訣於紫  
元君言聽教於師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  
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  
玉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  
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  
和三魂五臟生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  
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鍾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

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脩  
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比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  
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鍾賜谷神王命  
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解  
於虛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  
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鸞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  
日久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  
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僊默示其兆知中  
原將亂携二子渡江璣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後  
至安成太守遐爲陶太尉從事中郎將夫人自洛邑達  
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  
成立夫人因得其心齋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

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  
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  
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  
太乙玄僊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  
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  
百日讀大洞真經併分別真經要秘道陵天師又授明威  
章奏存祝吏兵符錄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  
所以徧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  
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  
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  
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  
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葉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

今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  
命南岳夫人比秩僊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  
奉道教授當爲僊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  
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  
中更齋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  
僊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  
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  
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僊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  
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詣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  
天台霍山臺又傾道過句由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一夕  
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上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  
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僊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

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餽  
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  
瑯邪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僊陶  
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  
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  
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  
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  
圃北壇西瑤之上臺人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  
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身昇帝闕披  
寶喻青論九玄之逸度沉萬椿之長生真言玄明高譚玉  
清今則迴靈塵埃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  
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旣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

竹云河東桐柏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  
詣清虛宮授真僊之藉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彼上者  
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勒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  
久如此僊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  
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  
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  
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  
困煩以領無耳為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專  
無益也要在恠心消豁穢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  
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審張良三  
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  
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甦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出尸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  
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  
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  
光翦薙以入清冷之泉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  
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  
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觀其形如  
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日落不光無  
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  
自是僊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  
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  
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  
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僊也天

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  
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  
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  
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  
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  
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  
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  
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  
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  
以層巢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僊之才安可  
爲二豎子而致疑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  
守根靜中棲研三神彌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  
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承信心歸則正  
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繁觀  
之氣內有愷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  
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  
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蕪味於清正華目  
以隨世畏死而希僊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  
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  
綠輶上真安瓊臺邈爲地僊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  
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遯人事胡可預使尔形氣消夫人  
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  
歲久蕪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  
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

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僊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出集僊錄及本傳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九

女僊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園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宮人

鈎翼夫人

南陽公主

程偉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儿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白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出集僊錄



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僊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出集僊錄及本傳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九

女僊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園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宮人

鈎翼夫人

南陽公主

程偉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儿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白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

出集僊錄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蓂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與染工得錢以與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遠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其影或云昌容能鍊形者也忽冲天而去

山出女  
僊傳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壯得繭百三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綵六七日乃盡綵訖此女與園

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

出女  
僊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顯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櫛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拆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

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  
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  
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髮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出  
傳

###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僊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  
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  
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知日擊又知將來吉  
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  
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  
一女子答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恠而問之女  
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僊之道隱居華

山中慈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  
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  
兒年各幾許女子荅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  
此女亦入華山而去出  
傳

### 梁玉清

東方朔內傳云秦并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  
承華逃入衛城少僊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  
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華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  
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於洞宿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少僊  
洞耻其毋淫奔之所輒迴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  
傳

### 江妃

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

卯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  
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懼悔焉交甫不聽遂  
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  
交甫曰橘是橙也我盛之以笥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  
其旁寧之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佩二女曰橘是橙也盛  
之以笥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捲其芝而茹之手  
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而去行數十步視懷  
空無珠二女忽不見詩云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禮  
自修人莫敢犯况神僊之變化乎出列德傳

毛女

毛氏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  
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

秦宮人

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

人欲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於是乃  
密伺其所在合圍而得之問之言我本秦之宮人聞關東  
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當餓死有  
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得便之遂不饑渴  
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與宮人至成帝時一  
百許歲獵人將歸以穀食之約時聞其嘔吐累日乃安  
如是一年許身毛稍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  
成僊人也出抱朴子

鈎翼夫人

鈞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捲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鈞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鈞翼後避諱改爲弋出列傳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爲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爲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僊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異說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罷免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

或見之徐徐絕壑乘雲飄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山峯嶺巔涕泗追望漠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爲石因謂爲公主峰潘安仁爲記行於世出集

錄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爲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即取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慶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錄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懃  
咸若還家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自  
家衣食之外所得施諸貧寒常有少年住經日舉動異常  
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  
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暫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  
牛車車自行見一童呼爲徐道士前道盛行進去車三步  
許止又見二童子年並十二三許齊着黃衣絳裹頭上髻  
容服端整世所無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客  
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考召  
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雲霧飄飄玄綱陰津驛有限三日程  
三子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烟三清此三子見送到  
玄都國汝爲我謝東方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

乃汝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出集  
僊錄

###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  
才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  
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  
喪收葬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  
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匹於是  
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百匹具焉

### 酒母

酒母闕下酒婦隨師呼于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五十餘  
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來謂婦曰急裝束與

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異人來持二茅狗一與于老  
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  
于老酒母在此出女 傳

女兒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僊人過其家飲酒即以  
素書五卷質酒錢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几  
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  
質酒僊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  
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几  
山也出女 傳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

女僊五

麻姑

玄俗妻

陽都女

孫夫人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郝姑

張玉蘭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  
聞金鼓蕭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  
朱衣虎頭鞞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  
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  
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  
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  
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